



# 洋芋花信

□ 王明凯

一

当春阳掠过祁连山的雪峰,融化的雪水便沿着远古冰川刻凿的河道,开始浸润河西走廊广袤的土地。这些来自海拔五千米的馈赠,带着青藏高原的凛冽与纯净,渗过砾石层,漫过冲积扇,最终在河西走廊绿洲的怀抱里放慢脚步。

暑气蒸腾的七月,洋芋花便在走廊的褶皱里次第绽放。这是一种带着旷野气息的紫色。花朵总是在晨露初晞时舒展花瓣,五片菱形的瓣片中央,鹅黄色的花蕊顶着细密的花粉,招惹着豆娘与食蚜蝇在花丛间翩跹。

暮色四合时分,母亲躬身劳作的身影总会与地平线构成动人的几何。我曾用铅笔描摹过这个画面:赭红色的土地上,母亲的剪影是最深沉的一笔,锄头在她手中化作毛笔,而翻起的泥土则是一行行正在书写的诗行。每当指尖抚过刚翻过的田垄,能感受到土壤的温热与湿润,那些被阳光晒得略微发脆的地表土,在母亲的手掌下重新变得柔软,仿佛一本被摩挲多年的诗集,尽管书页边缘已经卷翘,内里却依旧保存着植物生长的秘密。

二

老院子后面的那孔土窖,是母亲非

常珍视的所在。丈八深的地窖四壁糊着混合麦草的胶泥,经年累月的洋芋气息在地窖深处凝结成潮湿的甜香。每年霜降前,母亲会挑拣最大最光滑的洋芋,沿着吱呀作响的木梯送入窖藏。地窖中央挖着尺许深的圆坑,里面垫着干燥的麦糠,洋芋们被安置其中,上面再覆盖厚厚的麻袋。

春分过后的不久,母亲便开始准备播种的洋芋种。她将窖藏的洋芋倒在芨芨席上,阳光透过婆娑的树叶在洋芋堆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斑。这些拳头大小的块茎表面布满了凹陷的芽眼,每个芽眼都是一个潜在的生命。

播种那日,母亲让我牵着毛驴拉的轱辘车,她则跟在后面用木碾压实松土。当铧铧切开地表,母亲便弯腰将洋芋种按进深浅一致的土穴,芽眼一律朝上,如同仰望天空的眼睛。母亲用脚将虚土归拢,动作轻得像给婴儿掖被角。那些埋入黑暗的洋芋块,在母亲的照料下开始了漫长的苏醒——它们分解着储存的淀粉,将躯体化作新芽破土的力量,正如母亲将生活的苦难嚼碎了,酿成喂养儿女的甘饴。

三

进入七月,整个焉支山北麓都成了洋芋花的世界。沿着公路向上,不同海

拔的洋芋地呈现出渐次开花的奇景:山脚的花朵已经开始凋谢,山腰的正开得热烈,而山顶的花苞才刚刚鼓起青紫色的皮囊。

母亲的洋芋地在阳坡,这里的花期总比别处早半个月。站在田埂上眺望,紫色的花海一直铺展到远处的戈壁边缘,祁连山的雪峰在花海尽头闪着银光,而近处的戈壁滩则翻滚着金色的热浪,这三种极致的色彩在阳光下碰撞融合,构成了河西走廊独有的盛夏图谱。

清晨的洋芋花带着露水,紫色花瓣被浸润得格外鲜艳。此时母亲正在田埂边忙碌,她用食指轻轻拨开簇拥的花瓣,那双手此刻异常温柔。

当炊烟在村庄上空升起时,洋芋的香气便开始在巷陌间弥漫。这种醇厚而朴素的香气总能穿透各家的土墙,在暮色中编织出温暖的网络。家里的土灶是用本地的黄土坯砌成的,母亲将刚从地里刨出的新洋芋洗净,连皮放进滚水里煮,灶膛里的松柴噼啪作响,火光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跳跃。

蒸熟的洋芋在陶盆里堆成小山,母亲用木杵捣成泥状,加入少许盐和胡麻油。当洋芋泥细腻如脂时,她会分出来一小碗,兑上刚挤出的羊奶,这便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吃食。

四

秋分过后,祁连山的轮廓在澄澈的夜空中愈发清晰,月光给终年积雪的峰顶镀上一层银辉。

夜风穿过村口的老榆树,在屋檐下发出呜呜的声响,仿佛在诵读大地的诗篇。母亲的讲述总随着风向变化:东风起时说是洋芋如何抵御春旱,西风烈时讲的是冰雹过后如何补种。“土地不会骗人,”“你对它好,它就给你长粮食;你嫌它贫瘠,它就真的什么都不长。”她的手指在洋芋表面抚过,那里留存着泥土的温度和阳光的味道,每个芽眼都是一个等待春天的承诺。

霜降过后,洋芋地裸露出土黄色的肌肤,犁铧翻起的土块带着潮湿的寒气。母亲站在地头,看着父亲用三轮车将装满洋芋的蛇皮袋运回家,脸上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。母亲坚持要自己挑选最后一袋洋芋种:“这个芽眼多,能发五棵苗;那个虽然小,但形状周正,结的洋芋肯定圆。”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洋芋将重返地窖,开始新一轮的等待。

火车的鸣笛声从兰新铁路传来,带着金属的质感穿透戈壁的寂静。车厢里装载着新鲜的洋芋,它们将穿越河西走廊,把祁连山的阳光和土地的馈赠带给更多人。

## 金城即景

□ 匡 晖

中山桥

铁桥飞架卧金城,一水奔来两岸明。万里长云藏塔影,百年古渡卷涛声。遍观今古波澜取,阅尽沧桑风雨惊。往昔今时画屏入,黄河浩荡越新程。

水车博览园

金城美景足佳游,赖有当年胜迹留。轮转风雷惊鹭鸟,斗翻日月润田畴。流年已作河边寂,往事长思梦里悠。历尽沧桑傲然处,名园如画醉心头。

## 冶力关的月亮

□ 刘居荣

夜色如墨,倾泻在冶力关的脊线上,风,从古道深处醒来,低语着宋时的霜。灯火未眠,几盏悬于山腰的星子,轻轻摇晃,像祖先不曾熄灭的凝望。

石阶微凉,踩着月光的薄晕,每一步,都惊起一段沉睡的回声。戍楼已老,却仍挺立如初的骨骼,在夜色里,守着边陲未说完的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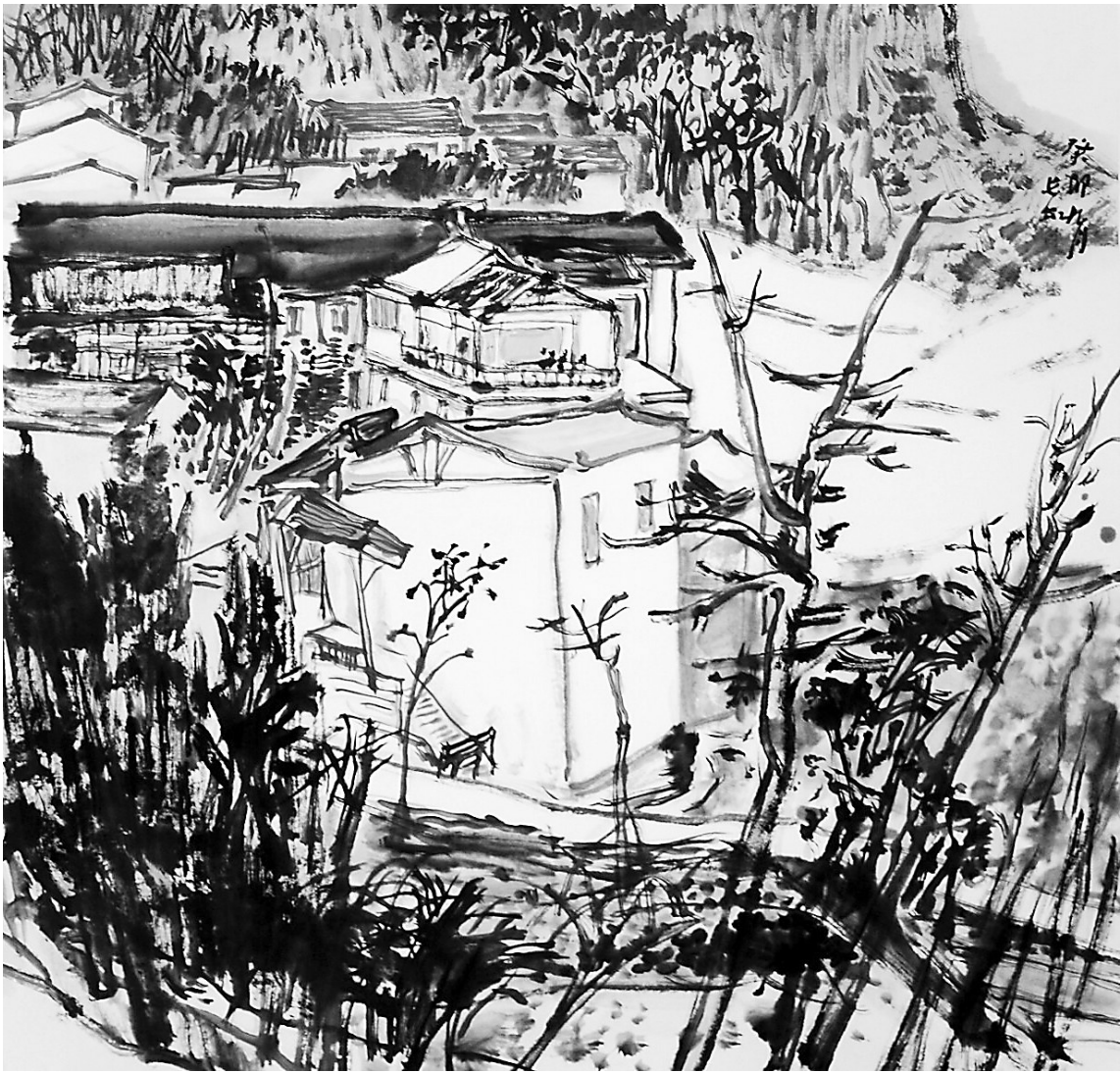
溪水暗涌,带着高原的冷冽与诚恳,它不歌唱,只默默把岁月缝进河床。一只鹰掠过,剪影划破云层的刹那,整座山谷,忽然有了呼吸的重量。

我站在这里,听见了铁马冰河的余温,也看见了今夜安静的星辰。

## 大 暑

□ 毛韶子

院子里无风  
村口无风  
孩子如鱼儿一样鬼在村边河水中  
太阳是一颗大火球  
在空中滚动燃烧  
河卵石泛着焦味似乎要开裂  
大暑热,田头歇  
此刻  
负重的丰饶落下了千钧  
大暑啊,把极致又一次挥洒  
缓缓抵达的是涓涓的眷恋



百花

第 3336 期

山水写生

〔中国画〕

金长虹 作

## 雨后彩虹

□ 王化理

平日空寂的山野,一时美景拥挤。像这样的风景,至少成千上万的人欣赏才不至于浪费。自然景观洁净舒适,穿透我的心,使我放松,更被美景感动得奔跑起来,忘情地向着大山呼喊,引得在彩虹上的雨珠也纷纷下落。

多年前七月的一天,我到阿克塞走访一户牧民,中途,突然下起了雷阵雨。这雨之快,用祖母的话说,“就是一锅烟的工夫”。牧民的帐篷扎在半山腰。夏季牧场上的草长得蓬蓬勃勃,羊群不愁吃,不愁喝,在草中穿梭觅食。我走出毡房,看到齐膝盖高的牧草上挂满水珠,就像早晨的露珠一样。花香扑鼻而来。天上一半是天蓝,一半是湖蓝。云朵就像开春的浮冰,堆起千重浪。彩虹升起,一头扎在库姆塔格沙漠

里,一头扎在阿尔金山下的草原上。它横跨草原、县城、水库、田野、沙漠,平日单调苍茫的大野,突然变得拥挤,甚而有些小小的繁华。

雨后美景,使我似乎对阿克塞有了新的认识——原来这里不仅仅只有宁静之美,还有更多的美! 我的喜悦之情被牧民家的老阿妈看出来。她慈祥地笑了笑,对我说:“彩虹是‘老婆婆的拴畜绳’。”据老阿妈说,相传很久以前,天上有位老婆婆,她拥有的牲畜多得数也数不清。雨后横跨天空的彩虹,便是她拴畜的毛线绳。心地善良的老婆婆更分出部分自己的牲畜给了人世间的人们,还从彩虹中抽出一根毛线绳,让人们拴系牲畜。

听美丽的传说,看雨后彩虹,一场草原太阳雨在我心中始终下个不停。

黄昏时分,党城遗址笼罩在一片绚丽的晚霞中,宁静,祥和。打破宁静的,是晚归的鸟鸣,和我漫步田间地头的脚步。沐浴在紫色烟霞中的山峦是迷人的,氤氲在紫色梦幻中的城池让人神往。在党城遗址,我感受到了岁月沉淀的永恒魅力,千年传说和繁华过后的从容交相辉映。

晚霞是动人的,慷慨地挥洒着迷人的色彩,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沉浸在一片橘红色的温暖中,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。晚霞是火热的,在天边熊熊燃烧着,为屹立在城北不远处的烽燧增添了一份炽热与沧桑。晚霞是浪漫的,给近处的村庄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晕,用最美的色彩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古老而沉静的土地。党城遗址内的杏树生机勃勃,翠绿的杏子宛如翡翠缀满枝头,在落日的余晖中闪着诱人的光泽。杏树下的小麦正在灌浆,青色的麦穗挺拔茁壮,在微风的轻抚下,散发着淡雅的清香。村庄在绿树环抱中,静静依偎在落日的余晖中,炊烟袅袅,温馨而甜美。

夕阳的余晖洒落,云层在微风的吹拂下,泛起了一层又一层金色的涟漪。党城遗址,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,默默地诉说着那些早已远去的故事。

据史料记载,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,在这里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印迹。西晋初年在今党城湾设昌蒲县,距今有1700多年。十六国时期李暠西凉政权在党城湾筑子亭城,唐归义军时期又于此设紫亭县,扼守敦煌南部门户及连通青海的交通要道。如今,高大的城池荡然无存,如果不仔细去辨认,很难将眼前几段低矮的夯土墙,与一座古城遗址联系在一起。这里的一草一木,一砖一瓦,都承载着岁月深深的痕迹。夯土版筑的城垣,四角高耸的城堡,城内东南角的水井,仿佛在代代相传的口述中化作永恒。灰陶片、货币、玛瑙、石磨、花方砖、铁质蛇矛头,这些遗址中出土的实物,被清晰地记录在了当地文史资料中。“党城故址(1981年)”“党城遗址(2006年)”,两块醒目的文物保护单位,向人们昭示着古城的韵味和历史的厚重。繁华已经远去,硝烟也已散尽,在晚霞中走进党城遗址,听到的只是自己内心的宁静与共鸣。

夕阳渐渐西沉,天边逐渐黯淡,只剩下最后一抹余晖的橙红色。行走在党城遗址,近处,是白杨沙沙的

声响,远处,是党河潺潺的低吟。

党河的历史非常悠久,汉称氐置水,唐叫甘泉水,宋为都乡河,至清始称党河。党城、党城湾由此而得名。

奔腾不息的党河,滋润着这片广袤的土地。在党城遗址厚重的历史回响中,始终激荡着党河强劲有力的涛声。人,逐水草而居,城,依河而建。环顾四周,巍峨的雪山白雪皑皑,碧草如茵的草原牛羊成群,微波荡漾的紫亭湖山光湖影,天水相映。一条河,一座城,河挽城入怀,城依偎着河,时而湍急,时而温润。河在大地上流淌,坚韧而伟大,开拓出一条条峡谷,滋润出一片片绿洲,文明的种子便开始生根发芽。奔腾不息的党河啊,不仅见证了党城遗址的兴衰与浮沉,也孕育了下游灿烂的敦煌文化。

不知不觉中,一轮满月悄悄爬上山头,夜色中的党城遗址粗犷,幽远。

## 莲花山逸韵

□ 马晓春

“天削莲峰第一台,芙蓉四面望中开。松围石蹬盘云上,袖拂天花带雨来。”明代杨行恕所作的《游莲花山》,描绘出古时被称为“西崆峒”的莲花山的奇山胜景。莲花山,以雄伟、奇特、秀美、险峻以及独特的“花儿”艺术,即兴演唱的民俗,令无数人心驰神往。

从康乐县城出发,我们乘坐的车辆驶入油菜花飘香的胭脂川,穿过峰峦起伏的朱家山后,便来到了始建于北魏的水池城和金代的景古城。那些静静矗立的斑驳的古城墙,仿佛在诉说着沧桑岁月。继续前行,不多时,群山环抱、碧水环村的莲麓小镇映入眼帘。“花儿”好家们从摊贩云集、热闹非凡的莲麓小镇边走边唱,过尕浪桥,足古川,将悠悠的“花儿”一路唱上了云雾缭绕、山势巍峨的莲花山。

据《康乐县志》记载,莲花山“花儿”会在明朝时就已兴盛。“一年一趟莲花山,娃娃不引门不看,如今不缺零花钱,放开嗓子欢两天。”每年农历六月初一到初六,这座陇上名山便迎来了驰名西北的莲花山“花儿”会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入松林,仿佛进入了一条通往自然秘境的绿色隧道。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,耳边是鸟儿清脆的鸣叫声。“马莲绳绳拦得长,敬上一杯酒来尝,曲子不好酒不香,水酒一杯表心肠。”循着从唐坊滩飘来的歌声望去,只见撑着花伞、手执彩扇的歌手们三三两两,正拦路对歌呢。巍峨的山峦与悠扬动听的“花儿”相映成趣,连翩翩起舞的“三仙女”与雄壮威猛的“黑虎卧石”,都仿佛沉醉其中。

穿过云雾缭绕的莲花宝殿,登山之路变得迂回曲折,仿佛直通云霄。从十八罗汉楼、头天门、二天门、三天门到四天门,沿途古木参天,松林摇曳,空气中弥漫着树木

独有的清香,那是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。上山的路线呈回环形,从西面上山,东面下山,沿途还会经过三道险关。路过紫霄宫、娘娘殿,来到独木桥——此处两边断崖几十丈深,其间仅有铁链贯通,并配有扶手,一环一步,易上难下。山谷水声潺潺,山间怪石嶙峋,山势愈发雄伟。每攀登一步,汗水湿透衣衫,双腿如灌铅般沉重。走过舍身殿、转阁楼、吴家庵,便是巷长二丈有余、仅容一人通过的夹人巷,高大挺拔的树木遮天蔽日,繁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,仿若一座天然的绿色穹顶。穿过一座大殿,“鹞子翻身蛇倒退”赫然出现——我们手握铁链,足踩石阶,一环一阶,犹如悬梯。这一段路,平路仅有几米远,多的是需要手脚并用的石梯。

雨随着一阵又一阵湿润的风突如其来。沙啦啦,沙啦啦……雨珠落在树叶上,晶莹得如同珍珠般闪耀。此时,所有的色彩都消融在水淋淋的嫩绿里,绿得夺目,绿得澄澈。

登上玉皇阁的那一刻,雨也悄然停歇,风也屏住了气息,山一下子变得清幽。云雾时而像轻纱一般缭绕于山间,山峦在云雾里若隐若现,宛如仙境中的琼楼玉宇;时而又似汹涌的浪涛,奔腾翻涌,一下子便将整座山峰吞没在茫茫云海。极目远眺,那广袤无垠的绿意汹涌而来。连绵起伏的山脉似一条沉睡的巨龙,向着天际蜿蜒而去。此情此景,心中顿生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旷达之感。

“男歌女答搭彩扇,歌如流水山中缠。莲花山上歌声甜,是仙境吗?是人间!”莲花山之行,我们既饱览了雄奇秀峻的壮美风光,又深深浸润于其浓郁的民俗文化中。莲花山之美,使人沉醉;莲花山之韵,让人回味。